

社會物質生活 的條件

康士坦丁諾夫著

人 民 出 版 社

B031
1

社會物質生活 的條件

(「歷史唯物論」第二章)

康士坦丁諾夫著

劉 羣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B031

1

書號：1093

社會主義生活的條件

康士坦丁諾夫
劉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
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32,000

印數：40,001—70,000

定價2.000元

一九五二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出版者說明

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於今年年初出版了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的集體著作『歷史唯物論』。這部著作出版之後，蘇聯的評論界予以很大的注意。各報刊發表的書評，就我們所見到的有以下各篇：歐庫洛夫的『評「歷史唯物論」』（原文刊三月二十七日的『文學報』，譯文刊『新建設』第四卷第三期）；車斯諾柯夫等三人署名的『爲完整的歷史唯物論教科書而鬥爭』（原文刊八月三日『真理』報，譯文刊『新華月報』第四卷第五期）；柯爾涅葉夫等三人署名的『關於歷史唯物論的著作』（原文刊『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五期）。在莫斯科曾爲這部著作舉行了一次連續三日的討論會，參加會議的約有六百人。

所有的評論都肯定這本書有如下的優點：書中詳細敘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有關歷史唯物論各項基本問題的基本思想，並引證了大量的實際材料；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特徵，蘇聯社會與國家制度較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國家制度的優越性在書中佔據着顯著的地位；書中說明了日趨尖銳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揭穿了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批判了現代的資產

階級社會學說。

但評論者指出，這本書也包含着重要的缺點：對歷史唯物論發展上的列寧、斯大林階段解釋不充分，全書的結構欠完密，材料的敘述上缺乏應有的系統化和一貫性，有的章裏對某些理論問題的解說不深刻，有的重複，有的略而不詳（如書中缺少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專章），語言貧乏等等。

我們認為，這本書對於中國的讀者還是很有用的，所以決定把它譯出來。由於這本書在結構上「很像一本論文選集，而不像一本統一的完整的著作」（車斯諾柯夫等論文內的評語），每章都可當獨立的論文看，所以採取分章出單行本的辦法。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

目 錄

一	地理環境.....	二
	地理環境是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之一(二)——駁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五)——社會對自然界的影響(二)	
二	人口的增長.....	九
	對人口增長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的資產階級理論的批判(九)——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論人口增長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四)	
三	生產方式——社會發展的決定的力量.....	二六
	物質財富的生產是社會的生活的基礎(二〇)——勞動過程的基本要素(五)——生產力(三)——生產關係(三)——生產方式(四)	

如前一章所述，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國家與法律的形式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也不能從個別人物或所謂『民族精神』的行動中，也不能從『絕對觀念』，也不能從某一種族的特徵中引伸出來和得到說明。

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國家與法律的形式之發生、改變、發展的根源是在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中。

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又是什麼呢，它是由什麼東西構成的並有那些特點呢？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1）圍繞着人類社會的地理環境；（2）人口；（3）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

一 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是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之一

包括在『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概念中首先是圍繞着社會的自然界，即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又起什麼作用呢？

地理環境是社會的物質生活必要的、經常的條件之一，並且，毫無疑義，它對社會的發展是發生影響的。某種的地理環境構成生產過程的自然的基礎。在一定的程度上，特別是在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地理環境在生產類別、生產部門上蓋上了烙印，構成了社會勞動分工的自然的基礎。在沒有可以馴養的動物的地方，當然不可能產生畜牧業。在某一地區蘊藏着礦石、礦物決定了產生相應的某種採礦工業的可能性。但是，爲了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爲了達到這一目的，除掉自然財富外，還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條件，首先就要有相應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馬克思把社會生活的外部、自然的條件分成兩大類：

一、生存資料的自然財富：肥沃的土壤、豐產魚類的水、藏野獸的森林等等。

二、作爲勞動手段的來源的自然財富：瀑布、航行河道、樹木、金屬、煤炭、石油等等。

在社會的生產生活中，第一種自然財富在社會發展的低級階段、第二種自然財富在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具有最大的意義。

對於只擁有最原始的技術的原始社會來說，瀑布、航行河道，煤炭、石油、錳礦或鉻礦等地下礦藏，並沒有重要的意義，並不能影響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幾千年以前就有了德涅泊河的急流、伏爾加河的水力，但只有在社會發展高級階段中，當社會主義在蘇聯取得了勝利之後，它們才成爲社會最重要的電力資源的自然的基礎。

有利的地理條件，加速社會的發展，不利的地理條件，延緩社會的發展。怎樣的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最有利，怎樣的地理環境，又對社會發展最不利呢？那樣的自然條件會延緩社會的發展，那樣的自然條件又會加速社會的發展呢？

對於這一問題，不可能有適合社會發展的一切歷史時期的答案。正如解答所有其他問題一樣，在這裏必須採取具體的、歷史的方法。同樣的地理環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發生不同的作用。

在熱帶地方，圍繞着人類的自然界，特別豐厚。只要稍事勞動，它就給原始的人類提供必要的食料。但是，馬克思說過，過於富饒的自然界，使人類依賴自然界，像兒童學步時依賴提携他的帶子一樣。它不使人類自身的發展成爲自然的必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引證過一位作者的話說：

『……我不能想像有比這一事實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更可詛咒的事情了：棲身在自然給創造了豐盈的生活資料和食物的一片土地上，而且氣候又不需要或不允許特別關心衣服和預防壞天氣……』

極北地方、兩極及近極地方的酷寒、單調與貧乏的自然界，凍土帶地方，對於原始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樣是比較不利的。這種自然條件要求人類僅僅爲了保持自身的生存付出非常大的力量，因而很少有時間和力量來全面發展自己的能力。不管是在熱帶地方也好，在近極地方也好，社會的發展都進行得異常遲緩。這些地方的居民長時期地處於歷史發展的低級階段。

歷史的事實是：人類對自然界的最大的權力、生產力發展以及整個社會發展中的最大的成就，既不在熱帶地方、也不在極北地區、非洲的熱帶森林裏和炎熱的荒原上、也不在酷寒的凍土帶地方，而是在地球的這樣一部分，在這裏社會生產的自然條件是多樣性的，參差不齊的。正是這種圍繞着人類的地理環境條件，才是對生產的發展與對於整個社會發展最有利的。

馬克思寫道：『資本的祖國並不是草木蔥蘢的熱帶，而是溫帶地方。並不是絕對的土壤的肥沃性，而是土壤的差異性，土壤的自然物產的多樣性形成勞動的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由於人類必須藉以進行生產的自然條件的變更，這種多樣性就促進人類增加本身的慾望、能力、勞動工具與勞動方法。爲了達到生產的目的，必須對自然力加以社會的監督，必須利用靠人類的雙手所建

設成功的大規模的工程來利用或控制自然力，這在工業歷史上起了決定的作用。這一方面的例證是埃及、倫巴底、荷蘭等國的水利工程，或印度和波斯等國，在這些國家裏運河灌溉工程不僅給土壤爲植物提供了所必需的水分，而且隨淤泥一道還從山上帶來了礦物肥料。阿剌伯人統治時代的西班牙和西西里的農業發達的秘密，就在於灌溉工程」●。

駁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

那末，自然條件、地理環境是不是歸根結蒂決定着社會的發展，社會的形態、結構、面貌的力量呢？

社會學與歷史學中的地理學派認爲正是地理環境——氣候、土壤、地勢、植物——直接地或通過食物或各種職業影響人類的生理和心理，決定人類的習性、氣質、堅定性、持久力，並通過人類的這些特質決定整個社會之社會的、政治的制度。

法國十八世紀的啓蒙學者孟德斯鳩認爲：人類的風習和宗教信仰，各個民族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制度，首先是由氣候的特殊性決定的。

孟德斯鳩認爲北溫帶的氣候對社會發展最有利而熱帶氣候最不利。孟德斯鳩在其所著『論法律精神』

一書中寫道：「酷熱破壞力量和勇氣，……寒冷的氣候賦予人類的頭腦與身體以某種力量，這種力量使人們有能力去從事持久的、艱巨的、偉大而勇敢的行動」。『北方各國諸民族身體健康，堅實，但較拙笨，在任何活動中都能找到樂趣』。這些地區的民族『少罪行，多善行，性格忠誠坦白』。『熱帶民族的怯懦往往促使他們走上奴隸順從的道路，而寒帶民族的強悍則使他們保持自由的地位』，——這就是孟德斯鳩的議論。

但是，怎樣解釋在同一的氣候條件下，同一地方，但在不同的時期却曾經存在過不同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制度呢？意大利的氣候從革拉古兄弟、布魯特斯、凱撒時代到今天，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古羅馬和意大利却經歷過多麼複雜的經濟的與政治的進化呵！孟德斯鳩感到不能用氣候來說明這種事實了。他不得不一面支吾搪塞，一面又向通常的唯心論的『解釋』求救：他以立法與立法者的自由活動來解釋政治的以及其他社會變化的原因。

英國的社會學者波克勒在其所著『英國文化史』一書中曾經想用地理環境的特徵給世界歷史進程以全面的說明。和孟德斯鳩不同，波克勒認為不單單是氣候，而且土壤、食物的特性，甚至連自然環境（風景）的一般景象都給予民族的性格、他們的心理、他們的思維狀態以及社會的與政治的制度以決定性的影響。

波克勒寫道：常常鬧地震、火山口噴火、暴風雨、雷雨、驟雨的熱帶地方的可怕的、森嚴的自然界影響人們的想像力和產生恐怖、迷信並給『迷信階層』（僧侶）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影響創造條件。反之，像

希臘、英國這樣的國家的自然界，照波克勒的說法，則促進邏輯的思維與科學的認識的發展。波克勒以西班牙和意大利常常發生地震和火山口噴火的事實來說明這些國家僧侶之重大作用和迷信流行的原因。

但是，在同樣的自然條件下，在意大利國土上，古代產生過唯物論者留克萊斯、在文藝復興時代產生過達·文西、嘻笑怒罵的反對僧侶的、「十日談」一書的作者薄伽丘、保衛科學反對天主教蒙昧主義的勇敢的戰士布魯諾。怎樣解釋生活在同樣的地理條件中的人們不同的世界觀呢？從波克勒的立場出發，從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的立場出發，是得不到這一問題的答案的。

波克勒想以氣候的特徵與農業季節來解釋彷彿是決定着社會制度的民族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徵。例如，當波克勒拿挪威、瑞典同西班牙和葡萄牙作比較時說道：比在這些民族之間在法律、習慣和宗教上所存在的更大的分歧是很難找到的。但波克勒却又指出了這些民族在生活條件中的共同之點：無論在北方或南方，由於氣候的特殊性，不可能常年進行農業活動。在南方，農業勞動之不能經常進行是由於夏季酷熱和氣候乾燥，而在北方則由於冬季嚴寒，白晝短暫，每年的某些時期甚至完全不見陽光。波克勒寫道，這就是為什麼這四個民族儘管在其他方面有一切差異，但都具有性格懦弱與猶豫寡斷的特點。

從這裏我們發見了波克勒的關於北方諸民族的性格的見解和孟德斯鳩的見解是矛盾的。這證明社會學中地理學派支持者的結論都是自以為是的。

從波克勒以及其他社會學中反動的地理學派的支持者的立場出發，便不能解釋：為什麼在同一個國家、同一時期存在着具有不同的心理、對立的思想之敵對的階級。波克勒的澈頭澈尾反科學的理論的政治意義是在於為英國資產階級的殖民地統治作辯護，為這種統治奠定思想上的基

礎。在今天，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的代表者的反動的觀點，正在爲抹煞引起社會分裂爲各個階級的真正原因，爲辯護殖民地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奴役各族人民而効勞。波克勒的地理觀已經和滅絕人性的人種論合流了，這種理論賦予殖民地的民族以所謂『衰老的』特性，命裏註定要當奴隸，而賦予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當然，首先是英美資產階級）以一種支配和統治的『自然的』特性。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在俄國也曾有過它們的代表。著名歷史學家梭羅維約夫（許多卷的『俄國史』的著者）、列甫·梅契尼柯夫（『文化與偉大的歷史河流』一書的著者）都屬於這一類的學者，歷史學家克留切夫斯基也大體屬於這一類的學者。

歷史學家梭羅維約夫曾經試圖以東部的歐洲平原的地理環境條件來說明俄羅斯發展的特徵、它的國家制度、俄羅斯民族的性格及其精神狀態。與西歐和東歐對比之下，他寫道：

『岩石，即我們習慣所稱呼的山嶺，它把西歐分割成許多國家，使許多民族互相隔絕，西方的強者在岩石裏掘洞穴，並且從這裏統治土人；岩石給予他們以獨立；但不久之後，土人也被岩石圍起來並獲得了自由和獨立；由於岩石，一切都鞏固和固定起來了』。

據梭羅維約夫說，在遼闊的歐洲東部平原，在俄國情況是另外的樣子。這裏「……沒有岩石：全是平原，——他寫道，——沒有民族的差異，因此，它才成爲一個空前的幅員遼闊的國家。強者們在這裏沒有地方好掘洞穴，他們並不是孤獨地和獨立地生活着，而是在國君的身邊服兵役，並長久地在遼闊的國土上活動……由於各地沒有差異性，缺少顯著的差別，因此就沒有這樣的特點，這種特點強烈地影響到當地人口的性格的形成，使他們留戀故鄉，故土難離。沒有捨不得離開的堅固的住所……城市是由無數木板房構

成的，火花一起，木板房即化為灰燼。然而這並不是什麼大不幸……因為木料價格便宜，新的房屋並不值錢，——正是因為這一點，古代的俄羅斯人毫無留戀地離別自己的家、自己的故鄉的城鎮或鄉村……由此產生了人口移動的習慣，產生了政府集聚人口使其定居下來的願望」。

梭羅維約夫就是根據東歐地理條件的特點做出了關於俄國農奴制度和國家性質的結論。可是，這種解釋及其使俄國和西方對立起來的見解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事實上，無論東歐或西歐各國，儘管它們的自然條件有許多種特點，却都經過了封建農奴制，經過了專制政體的統治。這就是說社會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形成和自然條件並無關係，而且這種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從地理環境的特點中得出結論。

梭羅維約夫關於岩石在西歐與木材在東歐的作用的論斷也是不正確的。在十一世紀到十二世紀以前，不僅在俄國而且在法國、德國、英國和佛蘭德里亞的鄉村和城市裏的建築主要都是木料的。甚至連在十三世紀之初的倫敦也曾經是一個木料建築的城市。

社會學中地理學派的著名代表之一列甫·梅契尼柯夫曾經想用水的作用、河流與海洋的影響來解釋社會的發展。在「文化與偉大的歷史河流」一書中，梅契尼柯夫寫道：「水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活動的因素而且是歷史的真正的動力……不僅僅在地質學界和在植物學的領域中，而且在動物和人類的歷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發展，刺激文化從江河系統地區向內海沿岸並從內海向大洋過渡的力量」。

梅契尼柯夫的觀點，他的將人類歷史劃分成江河文明、地中海文明與大洋文明是反科學的。

普列漢諾夫犯了一個粗魯的理論上與政治上的錯誤，他曾經試圖使梅契尼柯夫的觀點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接近。在歷史唯物論與社會學中地理學派之間是毫無共同之點的。不僅如此，

這乃是兩種敵對的學說。地理學派——反動資產階級社會學說的一種變態，是在根本上和馬克思主義對立的學說。

在帝國主義時代，爲反動資產階級思想家所掌握的地理學派過去和現在都被利用來給美、英、德、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作辯護。在法西斯德國，這種學派曾以「地理政治學」的名義出現。希特勒匪徒宣佈將「地理政治學」昇級爲國家的「科學」。這種假科學是一種人種「理論」與資產階級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的特殊混合物，並表現出了現代反動資產階級低能與精神墮落的極端程度。這一夢囈的「地理政治學」假科學的擁護者（郝斯豪費爾等人）硬說每一國家的政策都是由這一國家的地理情況決定的。爲了公開爲帝國主義的掠奪的、侵略的政策辯護，他們千方百計地爲德國法西斯主義統治世界的狂妄野心尋找「根據」。在這「地理政治學」混合物中的主要東西是所謂「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間」的要求，就是殖民地的要求，就是奴役其他民族首先是奴役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各民族的野心。法西斯主義的「地理政治學」的主要的政治的本質就在於此。

這一反動理論的擁護者，力圖掩飾絕不是由於「缺少生存空間」而是由帝國主義所產生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生活的內部與外部的真正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千百萬農民與僱農之所以沒有土地與缺少土地，乃是大部分土地與最好的土地都集中到一小撮大地主、大的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結果。這決不是什麼「各民族的地理的不幸」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封建制度餘

孽的結果。

在希特勒德國——歐洲的主要的反動勢力——被粉碎以後，美帝國主義充當了世界反動勢力與統治世界的野心的鼓舞者和元兇的角色。美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慾望是永遠填不滿的。美國想把東西兩半球都變成它的無止境的擴張和榨取的對象。美帝國主義的反動的思想家們把土耳其和希臘、整個近東和遠東、歐洲和非洲宣佈爲美國的『生存空間』。爲了達到這種目的便在全世界的各部分建立美國的海軍與空軍基地。美國資產階級通過自己的思想家的喉舌提出了消滅民族界限、各族人民的國家主權的要求。爲了給這種掠奪的政策找到根據，『地理政治學』便被廣泛地利用起來。

從前，古羅馬爲了紀念他們對被戰敗民族的勝利，除俘獲戰利品和奴隸以外，還奪取了被戰敗民族所信仰的神像。各種神像都陳列在羅馬萬神殿裏。不過，時代變遷了，興趣也隨着改變了。美國資產階級除了從德國運回希特勒匪徒從歐洲各民族掠奪來的黃金和珍貴物品以外，還運回了臭名遠揚的地理政治學的『理論』。法西斯的地理政治學，經過一道鍍金手續又爲美帝國主義服務了。

想用地理環境的特徵來解釋社會的構成和發展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學』，在斯大林同志所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書中遭到了致命的批判。

斯大林同志對於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真正作用作出了深刻的科學的解釋。地理環境是社